



## 为它们说几句话

吴官正

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的书房，定睛伫立，木架上摆了许多动物模型，有虎、猴、猫、牛、马、羊、兔、驴、狗、狐等，还有不少禽类和爬行类的小木雕，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好像要我为它们说几句实事求是的话。

它们不会说话，想要我当代言人。这不是我的工作，我已退休了，不愿管事。但又想，闲耗着，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也无大碍。其实，以动物喻哲理的名言，伟人们说过不少。

毛泽东很伟大，说自己“七分虎气，三分猴气”，好像也说过“每临大事有静气”。要是虎气、静气、猴气的比例大体适度，可能政治运动要少得多。

邓小平很伟大，他说：不管黑猫白猫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。话语通俗，道理深刻，讲得实在，讲求效益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，国家发展很快。

鲁迅先生是大师，他说，

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希望学习牛的勤奋、奉献精神。老先生要痛打的“落水狗”，指的是某些人。

有些比喻也可以作另外的解释。什么“猴子不上树，多敲几遍锣”，这样去耍猴，搞几个小钱，亏他说得出口。什么“吹牛皮”，其实吹的是羊皮，在黄河上谋生的劳动人民，把羊皮吹起来做成筏子，用作交通工具，有人借来指责说大话的人，还说得过去。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，但有人掺假，败坏了奶牛的名声，伤害了无辜的儿童，不是缺德吗？对“鼠目寸光”，我不想发表议论。

对马和羊，人们多有好感，比如一马当先、万马奔腾、马到成功，亡羊补牢，穿羊皮、吃羊肉、喝羊奶，羊同鱼放在一起煮就鲜。但“快马加鞭”不好，马已跑得很快很累，还要抽它们，实在太缺同情心。

对驴和兔，怎么说呢？驴大概比较老实，反抗精神不强，

什么黔驴技穷、卸磨杀驴、倒骑毛驴，一个任劳任怨的驴，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偏要跟它过不去？至于狡兔三窟，那是它们逃命用的方式，有的人学歪了，下场可悲，是自作自受。

还有狐和狗。有的人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。狐和狗并没有什么错误，而一些人的丑态令人厌恶。狐确有难闻的气味，但它们没有洒香水去蒙人确是真的。至于狐朋狗党，狐有无朋友，我没有研究过，狗没有党却路人皆知。有的人搞狐朋狗友，使狐和狗连带挨骂，这就是不讲道理的强加。


我讨厌蛇，对引蛇出洞、杯弓蛇影，很有些看法。如果把引蛇出洞用在政治斗争上，会使人觉得是搞阴谋诡计，同情上当的人。杯弓蛇影是指有的人疑心很重，胆子又小，本来与蛇无关，却怕成那个样子，该不是做了亏心事吧？

有的文人喜欢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，在写景、抒情、怀古、

说理时，涉及动物，总的比较客观。但从古人的诗句中，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，一是飞禽多，写其他的也有，如“两岸猿声啼不住”、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等。二是触景生情多，如“翠掩重门燕子闲”，传递出闺中思妇的孤寂之感；又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透出世事无常、繁华不再的伤感；“纱帽闲眠对水鸥”，是傲吏蔑视功名利禄，把乌纱帽搁置一旁，悠闲地对着水鸟闭目养神。作者是不是真这么想的，我也无从去问。

人类应学习动物的某些优点，而不该因为自身弱点和劣性给动物强加莫须有的恶名。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，可以征求动物们的意见，但需懂它们的肢体语言。

法国文学家洛蒂在《溺水的猫》中写道：“我们的福音书给了我们美妙的、关于慈善的教诲，但它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缺漏，它根本没有提到对动物的恻隐之心，而婆罗门教、佛教和伊斯兰教都以难以忘怀的语言教导我们要怜悯动物。”我虽然为它们讲了几句话，但比洛蒂晚了一个多世纪，也不一定说到点子上。但我保证，今后对它们活着的同类，或对木雕、石刻、绘画、烧瓷等模型，会尊重善待。人类从动物的身上有时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对我们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似应有所启迪。这也许是动物们对我们的一点儿小小要求吧！

我的眼睛再一次注视着木架上的动物模型，似乎答应了它们的要求。 

(2009年3月)

从小生活在清华园，走东家串西家，见识了上世纪50~80年代清华风物，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。星星点点的故事催人奋进，偶尔拿出来和身边朋友分享，都爱听。何不扩大范围，介绍给关心清华的人们呢？清华传统、清华精神到底是什么，大家都在研究探讨，我也加入进来，鸣一鸣吧。抛砖引玉，希望引起读者对这一段历史的关心。这一系列小文章，就拟名为“大家小絮”，讲讲清华大家的小花絮。

说起新中国的科学外交，离不开周培源的贡献。张维从1950年代后半期就协助周老做这方面的工作，长达近40年，这跟他能熟练掌握英德两门外语，有很大关系。

张维在师大附小、师大附中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，交大全英文教学，后又考上1937年中庚款，去帝国理工学院一年念完了硕士，英文应该说是过关了。

当他去德国探望未婚妻陆士嘉时，在柏林遇到了好的教授和新的研究方向，就向中国驻德使馆询问，作为庚款生，是否可能转到德国来继续学业。使馆工作人员查明张维确是英